

Shizuo2006•2009qingsu

情 愫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情 愫

陈 强 著

真心真意，真情真爱；
在岁月里流淌，在日子里闪亮……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愫 / 陈强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222-08525-1

I. ①情… II. ①陈…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1912号

责任编辑 李惠明 范晓芬
装帧设计 西里 娄 俊
责任印制 洪中丽
责任校对 范晓芬

书 名 情 愫
作 者 陈 强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16开
字 数 200千
印 数 1-5000
印 张 28.375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8525-1
定 价 36.00元



作者简介

陈强，男，哈尼族，60年代生长在哀牢山里的一个山村；在山村教过书，在元阳县总工会、县委办公室、红河州委组织部工作过；曾任红河州政府副秘书长、蒙自县委副书记、县长，红河州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现任中共红河州委常委、蒙自市委书记；主编民刊《诗红河》；为人正直，做事投入，写作随意。

用悲悯之心吟唱

——序①

哥 布

在中国古代，诗人不为官者寡，官员不写诗的也不多。中国传统文人的出发点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应包括两方面：一是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二是增强技能水平即工作能力。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人之习诗作文，并非皆能济世，乃“修身”之一种。故，官员习诗作文者众，则万民之福也！

二

13年前，我为陈强的散文集《怀念远山》写过序言，那时我是红河州委宣传部干事，他是红河州委组织部干事。再往前追溯就到20多年前。那时我们分别在元阳县的东西两座观音山下教书，我在东观音山脚的胜村乡寨子里，他在西观音山下的马街乡山村。初中毕业的我们激情满怀，充满求知欲望，不约而同爱上文学。那是一个崇尚学习的年代，平时我们都在各自的山头埋头教学、读书、习作，周末偶尔背着时年流行的马桶包翻山越岭聚集在当时的县城新街，到图书馆借阅书籍，相互传阅作品，交流心得，得意洋洋欣赏自己发表在元阳县文化馆墙报上的习作，为能够在《红河报》副刊占据豆腐块大的版面而欣喜若狂。后来，我们又有机会共同在元阳县教师进修学校学习，虽然不在一个班，由于文学的缘故常常走到一起，女生们背后议论我们是该校“最黑、最矮、最有才华”的两个。再后来，我们先后调到县总工会和县文联工作。时间过得

真快，快得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当我再一次为陈强的作品写序，我们不再青春年少，通过对文学的钻研和工作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和人生经验，懂得了世事艰辛、人生冷暖，更可喜的是，陈强已是一位履职年限不浅的一县之长了。

三

在读者的印象里，陈强一向以散文见长。由于政务繁忙，中间有创作停顿。据某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透露，陈强的散文集《怀念远山》曾经入围该奖项的初评，终评时以微弱的劣势落选。这个信息起码说明了陈强在散文创作上的实力。

两年（2008）多以前，当我突然从报刊上读到陈强的诗，我十分惊讶，从前他可是没有写过诗歌的。后来又陆续在《诗刊》《民族文学》《人民日报》《文艺报》《边疆文学》《滇池》等报刊读到他的诗。

在此之前，陈强有过一次极为深刻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是否唤醒了他灵魂深处的某种诗歌情愫？我相信诗歌对于一个自然本真而又经过许多思考的人来说是重要的。我非常关注他的诗歌创作情况。在极短的时间里，他的诗由酸楚而甜蜜，由生涩而成熟，拙而不滞，粗中有细，进步之快让人吃惊，他创作的数量更让我这个专业的文学工作者惭愧，他的勤快映照出我的慵懒。我曾经在《红河文学》编发了陈强的一组诗，刊物发行之后，读者对这组诗的热烈反响让我这个编者高兴不已。当然，作为诗龄不长的写作者，陈强诗歌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读者自会明鉴。

四

陈强诗歌的内容可以用四个“情”八个字概括：民情、乡情、亲情、爱情。其中前者可以说是他的诗歌、也是这部诗

集的灵魂。“有一种忧伤穿过我的情感”，我们看到，这种忧伤源于底层人民生活的困苦和精神的贫瘠。

从诗中看，“民”主要是村民和农民工。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他们可以说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是弱势群体。

“民情”是底层人民的生活情况和对他们的深深同情。作为县长，陈强对社会弱势群体同情的方式和手段首先应该是行政：落实上方政策、制定本级政策、批示文件、向上请示汇报、向下督查落实、大会上讲小会上谈等等。与之相比，陈强诗歌中的“民情”不过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就像忧伤时候的一声叹息、愉悦之际的一段歌声。而这种不经意的流露，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官员难得的真实姿态、一种设身处地一心为民的情怀。诗中我们看到，陈强通常是用第一人称来表达“民情”的，“我”往往是一个村民或一个农民工，“我”在诉说我的痛苦和希望，期待有更好的境遇。此时此刻，主人公“我”和作者是重合的。“那台喷吐着浓烟的拖拉机/在乡间公路上失神/把一车赶集回归的村人送往九泉/消息传来/整个村子把白天哭成黑夜。”（《疼痛的山村》）。《一箩鸡蛋》《当保姆的妹妹》《等车》《从吉庆路雪梅舞蹈中心经过》等诗篇都表达了这样的情感。

一次，儿子晚自习回来告诉他，他们班有几个同学上晚自习迟到了，老师问迟到的原因，学生回答去打工，问吃饭没有，说没有。于是，蒙自县一个有关救助贫困学生的助学活动展开了，一笔可观的助学基金筹措起来了。我经常在红河电视台新闻节目里看到，蒙自县对征地农民和农民工如何如何，说的是工作做得好的意思。我不知道这些事情是否与县长对底层民众的深深热爱和对芸芸众生的悲悯情怀有关。从道理上讲，一个县长站在大众的立场，为他们谋利益，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这种立场的确立，仅仅有理论的修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一种手足情，一种感同身受。这一点，陈强有着先天

的条件，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位朴实的县长为老百姓做更多的好事实事。

再说“乡情”。自然指对故乡的深厚感情。一般而言，故乡只有一个，就是自己出生、成长、终老的地方；对一些人来说，故乡具有两个甚至多个层面的含义。陈强属于后者。他在红河南岸的山村出生并成长，他的事业却在红河北岸成就，终日为蒙自的父老乡亲奔忙。所以，蒙自是他的第二故乡，他也不停地为此歌唱。他的“乡情”诗自然也形成了两类。在第一类表达乡情的诗篇中，陈强流露了童年、少年、青年时期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包括童年的温馨（如《冬夜》）、少年的艰辛（如《1973年的一个清晨》）、青年时期面对朦胧爱情的困惑（如《那些相思》）等，同时带着一贯的悲悯之心表现故里乡亲的一些生活细节，回忆那里的风物景色。这一类诗作始终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伤。相比较而言，他的第二类乡情诗，即抒写蒙自的诗篇却明朗得多。如《妹妹我在蒙自等你》，以一个打工者的口吻表现了蒙自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和对蒙自的深情热爱；《从蒙自城到西北勒乡》用较欢快的节奏表现了蒙自乡村的变化；《五里冲水库在哭泣》表达了对蒙自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老省长和志强的怀念。在他描写乡情的诗中，《故乡》是一首充满探索精神、特色显著、令人难忘的难得的好诗。

说到陈强的亲情和爱情诗，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的《病中记忆》系列。那组诗情真意切，那种从生命的边缘信手拈来的言语，更能击中人心，胜过千言万语、千叮万嘱。

五

除了写作以外，陈强在任上还主编了3部颇有分量的文学作品集：《魅力蒙自》《石榴花开》和《过桥米线》。这些书无疑对蒙自的文化建设和形象塑造起到积极作用。据报载，自

2003年11月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行政中心由个旧搬迁到蒙自县后，几年里，蒙自的城市面积扩大了近3倍。这是一件多么宏伟的事业！这又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工作量！我常常在电视里看到陈强瘦小的身影陪同上级领导在工地上，在农田边，在果园里，忙出忙进；内心为他能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地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而倍感欣喜。他一向是个勤勉的人，我从来都钦佩他的工作能力和吃苦耐劳精神。在我的脑海里经常出现陈强戴着安全帽在蒙自这个巨大的红色的工地上行走的图景。是的，我们看到，在州委州政府的得力领导和在蒙自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下，蒙自这座新兴城市在滇南大地上迅速崛起了。

物质的蒙自崛起了，精神的蒙自也需要坚挺！这时我脑际闪现一个词组：诗人陈强。“诗人”是一个文化概念，这种身份与一个县长的结合难能可贵。此时一句地方俚语也适时出现：瞌睡遇着枕头——陈强之于蒙自，或者，蒙自之于陈强！

淡淡的诗痕

——序二

孙文涛

在一个美好的日子，有阳光，繁忙中静下来，沏杯茶，或点燃一支烟，就可以读诗。

好诗，是我们了解远方、他人、另一种（我们没经历过的）人生的好办法，或浓，或淡，或激烈，或静谧……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摞净气的装订齐整的诗稿，纸张干净，内有秩序，所括贴切，翻开清新，走入淡远，不由得你不跟着主人公渐渐进入从前、滇南、山村、往事历历，跟着作者用笔清淡的文字，回忆和冥思，掩卷轻叹，扼腕惋惜，感慨人生！……

大地上有许多真正的诗人，只是常常藏于“云雾缥缈”之中，我们缺少认识和了解。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在《诗刊》每日收到的几乎“浩如烟海”的来稿中，读到陈强的几首诗，初次印象是写的跟别人不大一样，有点陌生感，不甚娴熟，甚而有所生涩，但写的不“油”，没有近年来过分技术化、为写诗而写的坏毛病。我喜欢这种真实、亲切的文字，看到他是哈尼族，又感到亲切——因为前此我已接触过哈尼族几位诗人作品，井力、赵德文、泉溪……也许是母语的痕迹，也许是远在深山的情节，陈强这几首诗虽然还不能说写的多么多么的好、成熟，但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清爽，以及淡淡散出的清香（对，近乎于这个词），后来陈强又断续与我有文学通信，并收到他所赠的一本诗稿，记得我也回赠了一本我青年时的旧诗集，在东北平原城市里写作的《风雪黄昏》。诗中多有忧伤气息。忧伤二字引起我的注意，忧伤者，为情而发，忧伤

近乎于感伤，近于深沉，近于往事。

我仔细读了，有的诗篇还折了角，画了线，首先我觉得与作者虽未谋面，感觉到他是个善良的人，其次所叙述真实，几乎是诗人个人的一本回忆录，诗言志，志，包括记叙，记录什么呢？青春，故乡，往昔，爱恋，坎坷与风雨，无奈与信念，一句话，一个人特有的经历。至于什么样的诗才算好？见仁见智，各有偏爱，诗无达诂，文无定法，但核心还是真善美，具备了这个要素，就引人一看。“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因此也很少有两个完全相同轨迹的人，因为不同，所以引起读者的兴趣。

其后，《诗刊》刊登了陈强的几首诗，引一首《土地使用建议》看看：“城镇发展的速度/像海潮 漫过来了/庄稼们忐忑不安/纷纷对土地使用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水稻说 我寸土不让 继续生长/麦子说 我同意水稻的意见/苞谷说 如果真的挡不住/我的意见是盖学校/土豆说 建工厂最好 赚钱/大白菜说 我代表蔬菜们说句话/建农贸市场 大伙好来这里赶集/高粱站在一旁 冷冷地说/麻雀告诉了我/这块土地已经规划为居住小区/过几天连同大家一起卖给开发商/庄稼们顿时鸦雀无声。”这首诗非有亲历（与土地相关的工作、事物），有所思所感，是难以写出的，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吗？看不出，但立论正确，贴近民心。这些年炒房炒地，一浪高过一浪，城市占地，农民失地，谁不关心土地问题呢？大问题，国计民生。作者（诗人）是站在人民一边说话的（因而也与政府的正确立场一致），这就是真，文学艺术的第一要素。

当然一个诗人（其情感）是丰富的、多向的、不是单一的，所以他表述广阔的生活，既有社会的，亦有个人的，但总是站在独有的、诗者自己独特敏感的视角表述。比如《从雪梅舞蹈中心经过》《山村来信》等就是目光他落的，前者同情怜悯一对失学幼小女孩，后者是对“空心村”的种种焦虑；而

《我需要的高度》《离别蒙自》则述环境变迁后，“有机会坐在高处/与坐在低处的人们讲话/我格外珍惜”，“我谦恭地垂下高昂的头/一串串泪水/洒在蒙自的土地上”，所悟觉，所情深，用语不多，含蓄透彻。这两首诗我个人十分喜爱，喜爱其中的良善、平等意识，俯首下身，甘向父老乡亲，生长土地的虔诚敬意，“取语甚真，计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见道心”（唐代司空《诗品》）。

诗集中，也有许多与个人有关的题材，短诗等，信手拈来，如《怎么这样快》一首是写给父亲的，就几笔：“怎么这样快啊/嗜烟如命的父亲/抽完一生中的最后一口烟/红河水/你就从我的时光里流过去了。”如果有人问我学诗最初怎么写诗？我说就这么写！——当有一天，天清气朗，偶得闲暇，蓦然回首往事，妙思涌来……但最好节制含蓄，不事铺张。

淡，远，是读陈强诗歌给我的一个始终感觉，我觉得写诗用笔或浓或淡，随个人天性，爱好，总体说，浓易淡难。有的诗，诗人好像另有所思，心不在焉，漫话丝缕，如《向着春天》这首：“这些冬日呀/怎么是柴禾呢/我是樵夫/砍伐 搬运 点燃/温暖一点一点地/从我的火塘弥散开了/向着春天/静静燃烧。”诗人在说什么呢？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好像什么都没说，又什么都说了……

爱情，以及类似的感情，少年的朦胧，亲情等，都是文学艺术的母题，《遥远的姐姐》《稻秸垛下》《你把我融化在歌声里》《依竹》等，都是这个题材，以及与此相关的山寨、正午、砍柴、送别、山泉和鸟雀……展开的各式剪影，集结了回忆中的往事，恢复了旧日的底片，“往事不忘，多可入诗”，捕捉到了逝影中短暂的一瞬，细细思量，诗人的背后是得天独厚的创作源泉：种族、故乡、歌谣、哈尼文化。

人届中年，而后是老年，“追忆逝水年华”，一条山溪边，伴随着叽喳的山雀鸣叫，春天的黄花在枝头颤动……一转

眼都消失于宇宙中！多数人，回首往事，艰辛种种，筚路蓝缕，生发为一首诗，不就是最好的纪念吗？从这个意义说，人皆可诗，皆可为诗人，皆可创造永恒。《请不要改变我的出生地》一首诗，就是表达在激烈演绎的城乡环境变迁中，淡出的一缕忧思：“父亲和母亲 还有我的兄弟/白发已经捧上我的岁月/我决定回到你们身边生活/那块山地就让它继续种苞谷/那几丘水田就让它继续种稻谷/我要在大山的阳光下温习劳作/家门口的菜园 不要撒去竹篱笆/早晚我要栽菜 松土 浇园/那幢老屋 如果漏雨 补补就可以了/特别是朝东的那格房间/不要撤掉被炊烟熏黑的木板/不要封住窗户/我要在早晨的阳光下 闻着烟味/望着村边流淌的小河 山林 雾海/听着小鸟啁啾 读书/或者让记忆在时空隧道里回流/最后 你们要把身体养好/不然 剩下的日子/我同样会寂寞和孤独。”最末三句，反复默诵，忽然觉得正是我心中所想、所未曾表达的。根，我们的根究竟在哪里？以后又在哪里呢？！忧伤油然，如缕难绝。

据我了解陈强青少年时代，特别是在山村教书时节曾读过许多书，古今中外，好的文学、翻译、散文、传记、诗歌等，他是先写散文，后写诗歌的（与一般写诗的人相反），文学修养的底蕴是最重要的，过了多少年有多少经历都不会忘，繁重的工作之余一旦拿起笔来，它们就全都苏醒了。我个人仍然赞成搞写作要先读书，十年寒窗，是习文习武的必备，而人生阅历中风雨愈深，历练愈久则对社会学、人类学的实践土壤愈丰厚，这一点今后也仍然要向青年们传承。本诗集写作者的经历，又一次验证了文学之路的经验。写作，出手不在于早晚，没有人相信这个哈尼诗人写诗竟只有短短的几年！……

很敢写，是作者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很知道怎么写，既清楚自己想要表达什么，是作者给我的另一个突出印象。说需要完善的，当然有，有的诗篇还可凝练，有的尚止于一般的

口语表达，有的题材很好很丰富还可以再深挖一些……真实，不造作，随意而写，故亲切可读。我以为，一本诗集应该完整的勾勒出诗人所在的地域、时代背景、个人历史、城乡面貌、甚至亲人容貌等，“要完整的描写出本人的一生”，读了它，我们会知道作者是哪人、年龄、容貌、性格特征、工作生活，一句话，诗集是一个人的“自传”书。这是成功作家的一个重大任务，可是被很多所谓现代诗人作家忽略了，他们的写作，“像机器制造的一样”，“模具化”，“技术化”，以及极端的任性个人化，面目雷同，甚至读了很多其人作品，还弄不清他的简历，以至连哪个省的人都分不出，——这是一个致命的悲哀，也是写作的失败。“迟早有一天，一个人要真实的写写他自己。”

蒙陈强诗友的厚爱，信任，希望我为他的诗集说几句，我不是搞评论的，说不出什么理论套套。关于诗人陈强的其诗其人，诗人哥布、作家范稳等文章中已经多有评述，他本人的“序”中已经有清晰详明，相信对读者的判断都有帮助。我个人归类他身上可能集中了一代中年哈尼族优秀知识分子的特征，求真（注重知识）、务实（注重解决现实问题），文治武功均有实绩，我个人愿向他多多学习。

最后引他的一首短诗，以加深对一个大地诗人本体生命的了解、关悯、和热爱——

《请你们忘记我》：“我很累了/ 但我不想说/当我走不动时/你们除了知道我的躯壳/还能知道什么/我的好和不好我会带走/若有遗漏 那是不小心/请你们宽恕我/请你们忘记我/一个肉身和灵魂苦难的人/多想让人间清静。”

（作者系中国民间“大地访诗人”采访人、诗人、随笔作家，《诗刊》编辑）

那些日子

——自序

陈 强

一

我怎么写起诗来了？这在几年前很难想象。可我真的写起诗来了，还当一回事。2004年的春天，对我来说，并不是春意盎然，而是春寒料峭，云岭降下多年不见的雪。我谢绝了死神的邀请，在春城的一所医院里睁开了眼睛，可我的眼中和意念里不是银装素裹，冰清玉洁，是天昏地暗，是虚无缥缈。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身体从麻木中一点一点地疼痛起来，直到呻吟——人间再次收留了我。

随着知觉和记忆渐渐恢复，宛若再次转世。世间滋味和人生风景，同病前变了样。那个豪情万丈、不示弱、敢挑战，对未来满怀憧憬的人渐渐远去了，一个被真实、被往事充斥心灵、常常被感伤和悲悯缠住魂魄的人慢慢走进我。如果人有精神，也许这就是我的精神了。这样，很多日子里发生的事情历历在目，那样清晰，让我想着、爱着、痛着、祈祷着……

冬天到了，山地上洒满薄霜，一弯上弦月悬挂在西岗荫山头上空。我出生在山坡上的一个小镇的医院里，生不逢时，当时家庭很清苦，又颠沛流离。不会讲几句汉语的父亲，在公社上做事。只有初小文化的母亲，经培训后选派为临时赤脚医生，背着药箱在山村游走，为山民们打针发药。不到半岁，我被送到偏远的山寨里，交给外婆喂养。外婆说，我离开母亲那天，从小镇一路哭到小村，怎么哄都不行，哭声洒在山野。在山寨里，生活虽然很苦，但也过得还算

平静，外婆用粗糙的饭食喂养我。只是由于身体瘦弱，经常犯病，山村的夜，常被我的哭声哭得更为宁静。一次出麻疹，差一点死去。外婆说，能长大成人，她做梦也没有想到。

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阿妈不再当赤脚医生了，回到村里劳动。我在阿妈和外婆身边（更多是跟外婆在一起）度过幼年、童年。在山村里，各种农活我都做过。我是老大，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四兄妹，像一根藤上的瓜，大小不了多少。每天放学，我帮助阿妈挣工分，除此外，还要做放牛、打柴、挑水、拿猪草、背弟妹等这样一些活计。山里的太阳、月亮照耀着山里的生活，山里的风雨敲打着我的筋骨。我像山冈上的一棵小树，艰难缓慢地生长着。一次，我领着弟弟去背柴，在山坡的石崖上，望着远方。红河谷是那样空旷苍茫，红河像一条鲜红的绸带，从西边群山间流来，沿着峡谷朝着东面的马鞍山流去。外婆说过，过了马鞍山，往东走一段，就是一个叫安南（越南）的国家了。红河岸边，有一条细细的公路延伸向外边。一辆汽车在公路上行驶，直到在我的视线里消失。我对弟弟说，长大后我不去当解放军了，我要去开车。这是童年的向往和梦想啊！

现实和梦想，多么遥远。生活仍然以它强硬的一面验证着岁月和世事的不易。那天，头鸡叫了一遍，大舅把我从床上拉起来，一起去赶集——卖猪仔。到了山街，太阳一竿子高了。在猪市上，大舅把猪仔拴在木桩上，戴着箴帽，蹲在一旁。我坐在大舅旁边的一块石头上，望着熙来攘往的人们。经不住寂寞和肚子的折腾，我对大舅说，我饿了。大舅从箴饭盒里抠出一坨糯米饭给我，我不去接。大舅不情愿地掏出五角钱给我，我欣喜若狂。大舅从来没有这么慷慨过，也许是我第一次跟他出门吧。我跑到小镇的饭店里，花一角三分钱吃了一碗卷粉，又跑到商店里，花一角五分钱买了一支铅笔和两本作业本，再后，又花一角钱跑到小镇的礼堂里看了一场电影。多快

乐的一个星期天啊！

我走出礼堂时，太阳快落山了，集市快散了。大舅卖掉猪仔，正在街上找我。我跟大舅走上回村的山路。我多不情愿离开小镇啊。心想，在小镇上生活的人们一定是快乐和幸福的哇。

我小学毕业，填了一张表就到小镇上读附设初中了。离开山村，好多时光都是自己过了。然而，每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就要同村里的同学回村。星期天上午，帮助家里做一些农活；星期天下午，背着周一至周五吃的油盐米到小镇读书。一想起读初中的日子，脑海里就出现一条坎坷、曲折、悠长的乡间小路穿过苍茫群山。三年里，不知走了多少次，特别是雨季，山谷里的乌湾河，河水就暴涨，河上没桥，我和同伴们坐在河岸上，等河水落潮，而后，大家手拉手，冒着风险，抵挡水流的冲击，摸着石头过河。有时候，在山路上行走，也有温馨和惬意，比如，在秋天，山野熟了，山路边的多依果、橄榄果、山楂果也熟了，大伙就去摘来吃，边咀嚼边喝山泉水，那份甘甜真是难以言说。有时，大伙走着走着，为了解乏和解除寂寞，就唱歌，“满山的松树，青又青；满山的翠竹，根连根……”

三年的初中读完了，形势也发生了变化，高中不是填一张表格就可以读了。我参加了中考。那时读高中非常难，我们班有64名同学参加考试，我考在第10名，离录取线差1分，名落孙山。羞愧和郁闷缠绕着我，我沮丧地回到村里，正式加入了修理地球的生产生活。没过几天，传来我的分数可以读红河州技校，我倍感惊喜，可一经了解，因我是农村户口而被中止。我坐在山村昏暗的油灯下，想着想着就止不住泪水，啜泣起来……

红河滔滔奔流，南岸山高月远。那个藏在大山深处的村庄，承载着我沉重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我和童年的伙伴们在村